



《很高兴认识你, 小鸟》

《很高兴认识你, 小动物》

《很高兴认识你, 树木》

《很高兴认识你, 花朵》

[法]桑德拉·勒布兰 著
[法]玛丽·格里布耶 绘
徐泽慧 张冷 译
出版社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出版时间: 2025年10月

叩响通往自然的“门”

在童年的记忆中,有一扇通往自然的大门敞开着。对我而言,那扇门是外婆家后院的老槐树,是树梢啁啾的麻雀,是墙角悄然绽放的野花。然而,对于今天许多在城市丛林中长大的孩子而言,这样的“自然门”已被电子屏幕的流光所遮蔽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“神秘岛”品牌推出的“探自然”系列(全四册),犹如一位亲切而智慧的向导,为6—10岁的孩子们精心绘制了一幅幅通往身边自然世界的“寻宝图”。它诚挚地邀请孩子们俯身倾听大地的脉搏,抬头凝视天空的过客,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生命的不寻常。

“很高兴认识你”,这是整套书温暖而直接的问候语,它摒弃了传统科普读物可能带来的疏离与权威感,以一种朋友初见般的亲切与欣喜激发孩子的兴趣。《很高兴认识你, 小鸟》《很高兴认识你, 小动物》《很高兴认识你, 树木》《很高兴认识你, 花朵》,每本书的标题都在传递“认知的起点是相遇与问候”的理念。当孩子能够指着一只飞鸟说“那是喜鹊”,

辨认一棵树说“那是银杏”,他们便完成了一次与自然生命的联接。命名是知识的累积,是建立情感联结的第一步。作为儿童读物,这套书没有炫耀式地填塞庞杂的物种名录,而是帮助孩子在身边有限的自然景观中,建立起清晰、准确而充满感情的认知坐标系。就像我们认识一位新朋友,首先会记住他独特的样貌与名字。“探自然”系列的书通过高清实物图与特征鲜明的手绘图的巧妙结合,辅以“我们不一样”等单元的细致辨析,教会孩子如何“记住”这些自然朋友最显著的“容貌特征”,让每一次户外漫步,都能成为一场熟络的重逢。

如果说精准的认知呈现是这套书的骨骼,那么这本书的灵魂则在于将博物知识全然浸润于丰富多元的“益智游戏”中。这是“探自然”系列最具巧思与革命性的一面。它彻底跳脱了“图鉴+说明”的静态模式,让学习变成了一场需要调动眼、手、脑协同作战的主动探索:贴纸游戏里,小读者们可以为蝴蝶的生命周期排序;迷宫

游戏中,他们帮助松鼠寻找回家的路;数学运算间,他们计算着蜂巢的奇妙结构……

尤为可贵的是,这些游戏并非知识的简单“包装”,它们本身就是认知过程的有机组成。在《很高兴认识你, 小鸟》中,书的制作者们将鸟鸣声与二维码关联,听觉的引入让认知维度顿时变得立体;在《很高兴认识你, 花朵》中,孩子们可以通过游戏理解色彩与土壤酸碱度的关系,让抽象的科学原理变得直观可感。这种书籍设计背后,是对儿童学习心理的深刻洞察:好奇心与探索欲,只有在主动参与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,才能被真正点燃并持续燃烧。知识在这里是破解谜题的工具,也是探索世界的钥匙。当孩子为了完成一个游戏任务而反复观察、比较、推理自然事物时,他们锻炼的远不止记忆力,更有敏锐的观察力、有逻辑的思维能力以及那份最宝贵的、面对未知世界的专注与耐心。

“探自然”系列的另一个深远意义,在于它成功地将“自然”拉到了当代孩子的日常起居中。书

中选取的物种,绝大多数是我们 在城市公园、社区绿地,甚至自家阳台就可能邂逅的“邻居”。自然的奥秘与诗意,就蕴藏在最平常的花草、树木、虫鸣、鸟啼中。这四册书耐心引导孩子去关注窗台上访花的蜜蜂,去分辨香樟与银杏叶形的不同,去聆听清晨麻雀与黄昏乌鸦鸣唱的区别。当书本上的知识能与每日所见相互印证,学习便产生了最奇妙的化学反应——它会转化为“发现”的能力和“分享”的喜悦。当一个小读者根据《很高兴认识你, 树木》的指引,在小区里成功认出了法国梧桐和悬铃木,并兴奋地告诉同伴它们的区别时,他所获得的自信与快乐,将是童年最珍贵的印记。自然,就这样从背景板变成了主角,从模糊的绿意变成了由一个个有名字、有故事的生命个体组成的、鲜活而亲切的共同体。

“探自然”系列,很高兴认识你!愿你成为无数孩子童年书架上的宝藏,陪伴他们走出房门,以书为杖、以好奇心为灯,开启一场始于足下、受益终身的自然探索。

房小铃

我们永远可以选择“积极有为”

“孩子们在学校一坐十来个 小时,他们到底在经历什么?”“如果给家长提些建议,您会说什么?”“那破局之道在哪里?”作者陈瑜在书中抛出的这些教育问题,振聋发聩。在倾听了孩子和家 长的心声后,这次,她将访谈对象锁定为一线教师,带领读者回到真实的教育现场,窥见教育的深层肌理,感受教育的心跳。

围绕学习真相、学生心理、家 校合作这三个维度,陈瑜和13位老师开展了交流。这些受访老师来自不同城市,覆盖了从学前到大学的各个学段,既有科任教师,也有班主任与学校管理者。透过他们的眼眸,我们得以去重新理解孩子、重新审视教育。

我们在焦虑什么?
教高中数学已有26年的赵老师,坦诚地说道,现在孩子的确承受了很多来自外部的压力,一些家长和老师强化了分数的执

念,却弱化了对理想的引导。“考试不是人生的终极审判,它测量的是某个阶段、某个维度的学习成果,而非一个人的全部价值和未来可能。”可很多家长却执著于学科分数的增长,而忽视了孩子的成长有着多种可能性。

当家长把所有精力和目光都倾注在孩子的学业成绩上,他们焦虑的是孩子能不能考上好大学,能不能找到好工作。一旦孩子成绩落后,就容易全盘否定孩子,甚至断言孩子的未来一片渺茫。那为什么很多家长对孩子抱有高期待?更多的是家长对自己的生活、人生有着严重的焦虑情绪,然后把这种焦虑投射到孩子身上,把爱变成了一种控制。焦虑的背后恰恰是家长自己对未来的不自信,转而将压力给到了孩子,由无辜的青少年们背负起人生的迷茫。

这种焦虑带来的是什么?是抑郁症少年窝在家中,逃离学校;

是沉迷游戏的少年,远离现实;是造就了一批精致利己主义者,不会合作,只会考试;是筑起了家长和孩子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。这绝非我们教育的初衷。

内卷的洪流裹挟着时代前进,我们该如何破局,改变潮水的方向?我想,关键要改变自己的认知。家长也好,老师也罢,我们怎样去理解教育,就会教出怎样的孩子。因此,教育理念至关重要。人生是一场体验,每个孩子都是一粒具有生命力的种子,他们带着自己的生命蓝图,借由父母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。他们都是独特的种子,有的孩子种下的是艺术的种子,有的是体育的种子,也有的是科研的种子。种子不同,开出的花自然也不同。就算它不开花,做一株草、一棵树也很好。我们要做的是帮助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土壤,自由呼吸,而不是把他们复制粘贴成一样的生命形式。

熊文轩

可喜的是,书中接受访谈的老师们,都对教育葆有敬畏之心与热爱之情。虽然书中的老师身份不同、经历不同,但他们有一个共性:热爱教育这份工作,同时不抱怨、不自怜,希望能在大环境中找出一丝光亮,去照亮更多的人。他们能够看见孩子的迷茫与失落,看见孩子的闪光点与独特魅力,于是学生和他们之间才会有生命的联结。这也给了我很多的教育灵感:透过我的眼睛,学生有没有看见自己被全然接纳的模样?我有没有引导他们,从理解自己到体察他人,进而以好奇心去拥抱世界。我作为老师和母亲,有没有努力成为孩子们的“自己人”?

是啊,是时候了,让教育回归它本来的样子,回归对“人”的成全或成就,我们坚信:少年自有凌云志,属于他们的未来,必将繁花似锦、清风徐来。

纸的逆袭:一场漫长的替代

赵洪雅在《叹为观止》里做了一件有意思的事——她像一位耐心的向导,牵着“造纸术”这项发明,走进西汉的宫闱、魏晋的烽燧、唐宋的市井,领着读者蹲在考古探方的边上,看那些被黄沙埋了两千年的小纸片。

这本书的副题叫作“中国古纸的传说与历史”,全书30余万字,分三部分:积厚流光、经世济民、走向世界。从纸张起源的世纪之争,讲“纸”如何一步步渗进日常生活的肌理,再写到造纸术沿着丝绸之路向西漫游,线条清晰,却不枯燥。

最让我在意的,不是蔡伦到底算发明者还是改良者,也不是那张著名的灞桥纸究竟是不是废麻絮,而是一个更耐人寻味的问题:纸这种东西,明明从西汉就有了,为什么直到东晋末年,才真正取代竹木简?

书里给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。纸张替代简牍,并不是因为后者“落后”。竹简、木简有一种纸张暂时比不上的本事——它可以无限扩容。汉宣帝元康五年那份从

长安发往西北边塞的诏书,每经过一级衙门,末尾就缀上一枚新简。从御史大夫到肩水候官,一路追加批示,8枚简连缀成册,像一副可以随时拉长的链条。如果换成纸张,遇到字数超出幅面的情况,就只能另纸重抄,再用糨糊粘合。在文书行政体系里,那种可以不断续编的灵活性,恰恰是简牍的强大生命力。

书里讲到一个细节。居延遗址出土过一枚家书残简,上面只留下了十来个字,“……毋它昆弟,与……病野远为吏,死生恐不相见”,简牍的坚硬质地,恰好承载了边塞戍卒那种沉重的绝望。后来纸张普及了,书信变得轻便,可家书的那份重量并没有消失,只是换了形态。

纸张真正的突破口,不在官府公文,而在书籍和信札。楼兰古城出土的魏晋文书里,抄在纸上的《左传》残片,画着规整的栏线,字体工整;而同一时期的公文簿籍,仍然写在木简上。书里判断,魏晋时期的人选用简牍还是纸张,不是

随机的——书籍、信件这类内容固定的文本,率先换了材料;而户籍、账册这种需要随时追加、调整的文档,仍然沿用旧习惯。

这个观察很细致。它说明技术进步从来不是线性推进的,新事物总要找到自己的生态位,一点一点挤进旧系统。纸张真正成为逆袭,靠的也不是什么划时代的发明,而是一场战火。东晋咸和二年,苏峻攻陷建康,“宗庙宫室并为灰烬”,存放在简牍上的户籍档案全部焚毁。战后重建时,朝廷只能重新编制户籍,这一次,把档案写在了纸上。桓玄后来颁布“禁简令”,其实只是给这场漫长的替代画了一个句号。

读到这里,我忽然想起书里引用的源自西晋文学家傅咸《纸赋》的句子:“揽之则舒,舍之则卷。可屈可伸,能幽能显。”《纸赋》里,傅咸把纸张比作有品格的人——方正、贞洁、能屈能伸。这种拟人化,恰好捕捉到纸张的另一种特质:它不像竹简那样硬邦邦地立着,而是柔韧的、可折叠的、便于携带的。这

种物理属性上的差异,最终改变了人与文字的关系。简牍时代的书写,多少带点仪式感,刀、笔、简、绳,一套工具摆出来,像一场小型典礼。而纸张让书写变得方便,随时随地,提笔就写。

纸张就这样一步步从缣帛的替代品,变成简牍的终结者,再变成佛经的载体、纸币的底材、纸甲的原料。这个过程,作者写得不急不缓,像在讲述一位老朋友的漫长人生。

书的结尾部分讲造纸术西传。但罗斯之战后,被俘的唐军工匠把造纸术带到了撒马尔罕。有趣的是,阿拉伯世界没有马上学会用树皮造纸,而是延续了中国西北地区因地制宜的做法——搜集破布。原来,造纸术传到西方之后,反而更接近蔡伦最初的方法:用麻头、敝布、渔网这些废料。

历史的路径常常比我们想象的曲折。纸张从中国出发,走了上千年才绕遍世界,而它在每一站落脚的样子,都不太一样,翻开书页,跟随作者追寻“纸”的脚步吧。

项伟

读到饿了

朱天禄

《礼记》曰:“饮食男女,人之大欲存焉。”读书读到肚子咕咕叫,算是把这句话坐实了。

昨晚汪曾祺那本《人间草木》,看到他写高邮咸鸭蛋那段,“筷子头一扎下去,红油就冒出来了。”我喉头动了一下。又翻两页,写昆明的菌子,牛肝菌、鸡枞菌、干巴菌,说的全是寻常话,可那些字跟长了钩子似的,把人往厨房里拽。

肚子不争气,叫了一声。我合上书,去厨房开冰箱。里头剩了一根黄瓜、一碟酱瓜。黄瓜是昨天买的,蔫儿了一点。“咔嚓”咬一口,脆还是脆的,只是水分少了些。我靠在灶台一边啃,一边脑子里还是汪曾祺写的那句“红油冒出来”。黄瓜嚼着嚼着,没滋没味的。这能怪谁,只能怪汪老文章写得好了。

说起来有意思。书里的字本来是往眼睛去的,可有些字长着脚,走着走着拐了个弯,跑到胃里去了。梁实秋写北平的爆肚、豆汁儿,我不爱吃那些东西,但读着照样馋。馋的不是东西本身,是热气,是入声,是锅铲碰铁锅的动静。那叫一个热闹,热闹得胃里发慌。

有一回,我读一本小说,里头写一个寡妇在腊月里炖羊肉。萝卜滚刀块,羊肉切大块,老姜拍扁了丢进去,小火咕嘟一下午。屋子里都是白气,窗户糊了厚厚的水雾。也没什么稀奇的写法,可我读到那段时,身处办公室,对着电脑屏幕咽唾沫。隔壁同事问我怎么了,我说眼睛酸。其实是胃酸。

古人写吃食也了不得。苏东坡写猪肉,“洗净铛,少著水,柴头鳅烟焰不起。待他自熟莫催他,火候足时他自美。”几句说透了,可这几句读着读着就成了一碗红烧肉,方方正正,红润油亮,搁在眼前晃。杜甫写“夜雨剪春韭”,这5个字冒出来,我就想起春天头一茬韭菜的味道,又嫩又鲜,包饺子最好。好的文字是留得住人的,不光留精神,还留胃。

我年轻时看这些,也就看看。老了倒好,动不动就饿。下午没事,坐在书桌前翻书,翻到写吃食的段落,过不了几分钟肚子就开始“提意见”。老伴笑我,说我看书费粮食。我回她,好文字跟好菜一样,不光是看的,是尝的。她撇嘴,说:“你尝吧,冰箱里就剩黄瓜了。”

黄瓜啃完了,我又回到书桌前。汪曾祺那本书还摊着,往后翻,写他自己下厨的种种。他做菜随性,有什么做什么,不讲究法。看他写炒鸡蛋,一颠翻面,两颠出锅,动锅不动铲,鸡蛋特泡,我想大概蓬松得像云。我也炒过这样的鸡蛋,可真没有他写的那么好吃。到底是做菜的人会写,还是写字的人会做,分不清了。分不清也好,混在一起,才是日子。

今天早上,我读了一篇亲情美文,想起祖母,想起祖母做的美食,夏天用井水镇过的绿豆汤,冬天灶上咕嘟着的萝卜汤。那时候不管有没有读书,肚子饿就是真饿,跑进屋掀锅盖找吃的。现在读书读饿了,翻遍冰箱也只有黄瓜。不过黄瓜也好,脆生生的,咬一口响一声,像回音。书里那些吃食,远的在纸上,近的在胃里。纸上的终究吃不着,可胃里的馋是真的。

宋人黄庭坚说:“两日不读书,言语乏味;三日不读书,面目可憎。”要我说,读一本写吃的好书,用不着三日,三页就够了。语言有味,胃也有味。这味道七拐八拐的,从书页上滚下来,经过眼睛,经过喉咙,一直滚到肚子里去。“咕噜”一声,算是回应。

这声回应比什么读后感都实在。写书的人要是听见了,大概也会得意吧。把人都写饿了,文字才算是活了。活了的文字,跟活了的菜一样,有热乎气儿,有人味儿。我把书合上,又饿了。起身给自己倒了杯热茶,一小口一小口抿着。有杯热水在手,暖着掌心,胃里的馋虫慢慢地也安分了。